

# 全盘西化

## 台前幕后



夏和顺·著

新史學

叢書

陈序经传



新史學  
叢書

# 全盘西化台前幕后

陈序经传

夏和顺·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人民出版社

·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全盘西化台前幕后: 陈序经传/夏和顺著.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0. 1  
(新史学丛书)

ISBN 978 - 7 - 218 - 06599 - 1

I. 全… II. 夏… III. 陈序经 (1903 ~ 1967) —传记 IV. K825.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27034 号

选题策划	余小华 肖风华
责任编辑	肖风华 段太彬
封面设计	方 雷
责任技编	周 杰 黎碧霞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址: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8.25
插 页	2
字 数	310 千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18 - 06599 - 1
定 价	32.00 元

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 (020 - 83795749) 联系调换。

【出版社网址: <http://www.gdpph.com> 电子邮箱: [sales@gdpph.com](mailto:sales@gdpph.com)

图书营销中心: 020 - 83790604 83781020】



# 总序

读者看到“新史学”三字，也许会联想到20世纪初梁启超发动的那场史学革命。其实我们并没有梁启超那样的雄心，我们所遇到的问题和困惑，也和他那时大不相同了。昔日梁启超们痛感旧史等同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因专供特殊阶级诵读，故目的偏重政治，而政治又偏重中枢，遂致吾侪所认为极重要之史迹有时反阙而不载”，所以他主张要写“新史学”。今天，大概已经很少有人以为历史只与帝王将相有关了吧？这也是梁启超们努力的结果。

我非史学界中人，但雅好读史，对史学研究的现状，觉得有这样几个毛病：一是对待史料，常凭个人好恶和口味而取舍。为了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每置大量“不利”的史料于不顾，却把孤证当宝贝津津乐道。二是回避真问题。1949年以来，连篇累牍讨论的关于奴隶制和封建制分期、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关于农民起义性质等等问题，几乎都成了毫无意义的废话。反之，对日本侵华战争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的罪行，却很少写成历史。到了和日本右翼较量时，历史学给我们准备的证词却是令人沮丧的单薄，拿不出扎实的具有专业水准的实证研究。三是忽略了宏大背景中小人物真实的生活和真切的情感。就像前辈史学家所说，哪一年发生了什么战争，哪一年哪个大臣受到了什么赏赐，史籍上都清清楚楚，而当时老百姓用什么餐具吃饭，婚娶的风俗是什么样的，寻绎却十分困难。在近现代史研究中，这个毛病更为凸显，小人物的史迹越来越被一个个宏大的浪潮所淹没。至于为时风所侵袭，或躲躲闪闪，不敢直面历史，或哗众取宠，制造“史学泡沫”，或急功近利，专以“戏说”为事，就更是等而下之的通病了。

我们希望这套丛书不同于象牙塔里的高头讲章，要让普通读者有阅读的兴味；要讨论一些真问题，虽不必让所有读者都同意我们的看法和说法，但至少要引发他们的思考；当然，更不能打着史学的旗号，兜售私货。要做到这些，我得承认，我的学养是不够的，但心是虔诚的，算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吧。由于个人的兴趣，我更喜欢那些以史料说话的书，因为任何理论都是灰色的，都可能过时，而以扎实史料说话的书，即便“结论”过时了，但史料也许还会活着——尽管它也必然会带有一定的主观性，而且不能不受记录人思想感情、方法手段的影响。还有，我是本丛书的策划人，它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我个人喜好的影响，这些都是要向读者说明的。

钱潮汹涌，书斋寂寞。当下，有真学问的史家也许不少，可要在现有条件下，推出一套适合普通读者阅读、对当下一些真问题有所回应的史学书却并不容易。组来的书稿，本来有十余部，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有的只能暂且搁置。恰好手头另有一套文史丛书，和这个选题互有交叉，于是将二者合而为一，这套书也就成了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史学丛书，而是一套比较开放的丛书——无论何种写法，无论何种体裁，只要有新的材料，或是有新的见识，都拿了进来。鲁滨孙说：“就广义说起来，所有人类自出世以来所想的，或所做的成绩同痕迹，都包括在历史里面。大则可以追述古代民族的兴亡，小则可以描写个人的性情同动作。”据此，说这套“新史学丛书”所反映的是广义的历史，也应该是可以的吧？

几年前编“文史年选”，我在那篇短序里说过：“绝对真实的历史是永远无法获得的。《联共（布）党史》曾被我们奉为圣典，当斯大林走下神坛之后，才知道那并非历史的真实。有人说‘那是用血写成的谎言’，这话确否暂且不论，但它确实只能算是布尔什维克‘斯大林派’的历史。要是站在托洛茨基的立场上看，那当然是颠倒黑白的。”也许可以这样说，任何历史都是片面的。关键是：我们要学会从片面中感知全面，对历史保持一种温情和敬意，并且要有个基本的底线，即使不能全说真话，但决不说没有根据的假话。

向继东

2008年10月于长沙

## 又见康乐园（自序）

### 一

广州中山大学校园又称康乐园，其址原为广州河南的康乐村。康乐园地处岭南，背倚珠江，四季如春，风光旖旎。走进园中，只见巨木擎天，树阴婆娑，绿茵遍地，鲜花满园，年代久远的各式洋楼错落有致，在新崛起的现代建筑群中显得别有风姿。的确，这是一块令人陶醉的乐园，这是读书人潜心求学的圣土。

但是今天的康乐学子，还有多少人清楚康乐园原为岭南大学的校园呢？还有多少人知道岭南大学最后一任校长陈序经的故事呢？

### 二

1987年春夏之交，我结束了在长江之滨一所美丽大学的四年求学生涯，负笈岭南，攻读中山大学中文系硕士学位。时隔二十多年，我还能准确地捕捉到第一次进入康乐园时的感受：那是我所见过的最美丽的校园，我被眼前满园翠绿欲滴的景色所倾倒，被那数不清的典雅别致造型各异的西式建筑所折服，我惊叹这是一块肥沃的土地，知识的幼苗在此也能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但是，我当初的感受似乎只是错觉，三年的学习生活在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波中草草收场。我蹉跎了生命中最美好的一段青春时光，现在想来后悔不迭。虽然勉强修完课程，拿到学位证书，但那段时间，我的目光几乎被锁定在狭窄的专业领域，“心无旁骛”。那是一个不需要传统也不需要大师的年代，所有的学校只有地域和风景的差异，所有的学生只需要按部就班循规蹈矩。我甚至没有弄明白康乐园的来龙去脉，我甚至没有记住多少曾经游走其间的一批大师的名字，更遑论他们足以泽被后代的学术造诣。我承认，陈序经就是当时我所不知道的一位大师。

清华大学一代掌门人梅贻琦有句名言：“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梅先生是说大学可以没有大楼，但不能没有大师。而康乐园曾经既有大楼，又有大师。作为一座现代化的学府，康乐园留给我们一座座典雅精致的西式楼房，这是物质的财富，令我们自豪；但是康乐园的内涵并不止于此，它要博大

精深得多。因为这里曾经是一批大师授业论道的舞台，也曾是培育大师的摇篮。康乐园是一个正例，反观如今的某些大学，只有大楼，绝无大师，梅先生的话实在让人感慨良多。

走上社会多年以后，我才渐渐接触到康乐园既往的历史，我才渐渐知道康乐园里曾有一批卓尔不群令人敬佩的大师。陈序经就是其中之一。

### 三

陈序经的一生与康乐园结下不解之缘。1920年初，17岁的陈序经第一次进入康乐园，他的目标是报考岭南大学附中。那是陈先生第一次见到康乐园，相信这里清幽的环境，良好的学习氛围会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康乐园的另一位大师冼玉清是1918年入校的，她在这里读了两年中学、四年大学，之后长期留校任教。她晚年的回忆文字既是当初的记忆，也是对康乐园的赞誉之辞：“这里远离城市，隔绝尘嚣，花影鸟声，长林衰草，都是令人留恋的。而且图书馆藏书不少，借书研究很方便。”陈序经在新加坡华侨中学只读过三个月书，为了能考入岭南附中，他延师补习半年时间。考入岭南附中的第一天，他还拜见了后来成为岭南大学第一任华人校长的钟荣光先生。陈序经荣任岭南大学校长，是在钟先生作古多年之后，岭大历史上两位功绩卓著校长的首度会面，因此也在康乐园的历史上有了特殊意义。

陈序经直接入读岭大附中三年级，读书期间，他不仅拼命完成自己的学业，还担任过年级社刊编辑主任，并结识后来成为著名学者的陈受颐先生。1922年夏天，尚未完成中学学业的陈序经从岭南附中退学，直接考入上海沪江大学生物系，从而开始其更为高远的求学历程。康乐园是陈序经学习生涯的起点，也是他一生的美好回忆。

1928年，陈序经结束在美国的学业，取得伊利诺斯大学博士学位，这年夏天，他与陈受颐一起回国。陈受颐是岭大本科出身，回国后又到岭大执教中文系，在他的斡旋下，陈序经又回到康乐园，任岭南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

陈序经首度执教岭南大学，只有短短的一年时间，但这一年，也是他生命的新起点。从学术上，这一年是他的“全盘西化论”的萌生期，他常与好友陈受颐、卢闻伟如切如磋，探讨西化问题，他还于一次学术研讨时首次提出“文化学”这一名词；从生活上，他结识了一生中的爱侣黄素芬。黄素芬是广东中山县人，当时就读于岭南大学教育系，1929年夏天，黄素芬与陈序经旅行赴新加坡结婚，随后夫妻双双远赴欧洲求学。



## 四

1931年6月，陈序经从德国留学归来后，再次选择了康乐园，任教岭南大学哲学系，主讲中国政治思想史，直到1934年。

20世纪30年代初的中国，正处于一个微妙的时期。政治上，经过北伐战争全国出现统一局面，但军阀割据依然存在，比如广东此时正在“南天王”陈济棠的统治之下；社会经济上，长期战乱和自然灾害之后，出现全国范围的繁荣稳定；文化上，“五四”以来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出现反弹，复古派势力大增，陈济棠也不甘人后，大力倡导读经尊孔。中国的现代化潮流遭遇前所未有之阻力，此时偏处岭南的康乐园却涌现出一批推波助澜者，他们就是以陈序经为代表的全盘西化派。

1933年12月29日，陈序经从康乐园北上石牌，在中山大学礼堂发表题为《中国文化之出路》的著名演讲，他说：“今晚兄弟很喜欢得来和各诸君研究中国的问题。中国的问题，根本就是整个文化的问题。想着把中国的政治、经济、教育等等改革，根本要从文化着手，因此今晚兄弟特别拿出‘中国文化之出路’这个题目和各位作一简短的讨论。为中国的前途计，我们要为它寻找一条出路。”陈序经认为，这条出路就是“中国文化彻底的西化”，也即“全盘西化”，要与文化复古派及折衷派作坚决斗争。恰巧，中山大学礼堂墙壁上贴有一副对联——“把中国文化迎头赶上去，把中国民族从根救起来”，此言虽出自孙中山先生，但正切合陈序经“全盘西化”的立意。次年1月15日，陈序经的这篇演讲辞刊载于《广州国民日报》的《现代青年》栏，从而在广州引发一场关于文化的大讨论，这也是全国范围内中西文化大论战的先声。

这个时期，陈序经在岭南大学还挑起一场关于教育问题的论争。教育的现代化，是陈序经“全盘西化”论的有机组成部分。

1932年初，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林肯学院教授勒克在中国考察教育数月之后，于岭南大学召开改造中国教育问题讨论会，他主张中国应该提倡职业教育。受他的影响，同年5月，广州部分教育专家在中山大学召开教育会议，一致决议“停办文法科或减少数量，同时多设职业学校，以适应社会生活之需要”。对此，陈序经不以为然，几天后他发表《对于现代大学教育方针的商榷》一文，认为“职业教育的目的在求应用，而大学教育的目的却在求知，求知固未必为了应用，然而要有所应用，则不能不求知。”他因此坚决反对只顾职业教育而忽视大学教育的短视行为。这一场争论不久也由广州而扩散到全国。



## 五

全盘西化的论争方兴未艾之际，陈序经于1934年夏天离开康乐园，北上天津，任职于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抗战爆发后，南开大学被迫迁徙昆明，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合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陈序经不久就任西南联大法商学院院长。抗战胜利后，南开大学北迁复校，陈序经任教务长、经济研究所所长兼政治经济学院院长，被张伯苓倚为左右手。

1948年，李应林校长离任岭南大学，岭大董事会急欲寻找一位既有较高学术地位，又有较强行政能力的新校长，他们最终将目光锁定陈序经。陈序经可以算是康乐园培养出来的学子，与岭南大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又是南方人。但是决定重返康乐园之前，陈序经还是有过犹豫，毕竟他在南开已经度过14个春秋，张伯苓校长和南开同仁的信任和栽培让他感念不已。

1948年8月，在那个风雨飘摇的日子里，陈序经作出抉择，他回到了康乐园。离开康乐园时他还是一名普通的青年教师，而现在他已是名震全国的学者和教育家。虽然在那个年代，知名教授的地位未必低于校长，陈序经本人也更愿意做一名纯粹的学者，当校长意味着责任和奉献，作为校长的陈序经有一句名言：“我是为教授服务的。”

当校长也意味着可以充分实践自己的教育理念。陈序经的目标很明确，他要办岭南大学成学术上一流的大学。

创办一流大学，教授是关键。陈序经为岭南大学延聘教授之功，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书写了辉煌的一页。合并后的中山大学存有一批海内知名学者，比如第一批被评为一级教授的陈寅恪、姜立夫，都是陈序经在岭南大学时请来的。姜立夫是著名数学家，原为南开数学系主任，1948年已去台湾，是陈序经写信将他请了回来；陈寅恪先生是史学泰斗，是溃败的国民政府“抢救学人”运动的主要对象，他本人也曾想过出国或去香港，最终出于对陈序经的信任而留在岭南；还有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原在中山大学任教授，陈序经设法将他挖到岭大。陈序经给岭南留下的人才我们可以开出一张长长的名单：测绘学家陈永龄、土木工程专家陶葆楷、政治学家张纯明、历史学家梁方仲、医学放射学专家谢志光、眼科专家陈耀真毛文书夫妇、教育学家汪德亮、经济学家王正宪，以及王德辉、吴大业、秦光煜、陈国祯、白施恩、许天禄、潘孝瑞、端木正、林为干、郑曾同、蒋相泽、钟一均、廖翔华、杨绣珍，等等。这些名字我们今天或熟悉或陌生，但他们都是当时国内学界的翘楚。

以这些学者的实力，以陈序经的精明实干，岭南大学实际上已经成为当时国

内一流大学。可以预想，假以时日，岭南大学的前途更是不可限量。遗憾的是，历史留给陈序经、留给岭南大学的时间太短了。

1949年10月14日，广州解放，此时距陈序经长校岭南大学只有一年零两个多月。1951年1月，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处理接受外国津贴的高等学校会议，决定燕京、协和等11所学校接收后改为公立，岭南、沪江等9所学校仍维持私立。1952年4月，全国高等院校调整，岭南大学被撤销，其主要院系并入中山大学，其校址康乐园也成为中山大校园。

1988年，岭南大学建校100周年，那时笔者还在中山大学就读，曾目睹过海内外岭大校友云集康乐园的情景。他们都已经鹤发老者，他们的脸上写满了复杂的表情。多少年以后，我才理解，他们体验的是一种“国破山河在”的感觉。写作本书前，笔者曾采访陈序经之子陈其津，我问他：岭南大学被撤销后，陈序经是什么心情？陈其津沉默片刻，出人意料地回答：是一种解脱。陈序经当时承受了太大的压力，有外界的，诸如政治经济方面的，但更多的却来自内心的良知。在巨大的社会变革面前，个人的力量实在是微不足道。

## 六

康乐园里的西式建筑，除了教学楼、行政楼外，还有一栋栋独立的小洋楼，它们原为教授住宅。岭南大学教授住宿之宽裕当时在全国是有名的，岭大传统，外籍教师多住独立别墅，而中国教师住房待遇差，钟荣光先生成为首任华人校长后，筹资在西南区九家村建成一批独立住宅，使中国教师享受外籍教师同等的待遇。如果细细考究，这些现存红砖绿瓦的洋楼，每一栋都联系着一位大师级的人物，都有一段引人入胜的学苑故事。如今，漫步东北区，在319号洋楼前面，你可以看到一方“陈序经教授故居”的石碑，那是2004年9月为纪念陈序经诞辰100周年而立的。一方石碑可以揭示一段历史，如今的康乐学子们真是生在福中，而我们那个时代的学生绝无此等眼福。笔者在康乐园数年，只是经师长指点，才大概知晓陈寅恪先生原来住过的小楼。

现在的东北区319号原为17号，是陈序经在岭南大学及中山大学的主要寓所。从1952年到1955年的三年时间，除兼任中山大学筹备委员会副主任虚职外，陈序经没有担任任何行政职务，1956年起，陈序经被任命为中山大学副校长，分管的却是他并不熟悉的基建后勤工作。这段时间，陈序经将主要精力放在学术研究上，而此时文化学已经被定位为西方资产阶级的学术范畴，研究西化问题则更不可能，于

是他转而研究东南亚古史，后来结集出版的东南亚古史研究8册，及《匈奴史稿》初稿就是在这里完成的。陈序经研究东南亚古史可以与陈寅恪晚年写作《柳如是别传》并称美谈，这也是文化大师们的智慧过人之处。

陈序经与康乐园亲密无间的关系一直维持到1964年。1962年，陶铸将自己兼任的暨南大学校长职务交给陈序经，这体现了他对一位文化大师、一位知名教育家的信任。其时，陈序经依然兼任中山大学副校长，依然住在康乐园。他每天乘坐小汽车往返于暨南大学与中山大学康乐园之间，只要遇到自己熟悉的教职工，他总要停车载他们一程，因此他的专车也被戏称为“公共汽车”。

长校岭南大学时，陈序经熟悉康乐园的每一位教职工，任教中山大学时，康乐园的大部分教职工他也都熟悉。陈序经谦谦君子，平易近人，对教师礼遇有加，对职员校工也同样关怀。1949年王正宪从英伦回国受聘岭南大学，那时他只是一位普通留学青年，陈序经也亲自往码头迎接；陈序经几乎熟悉学校所有职工，甚至连他们的子女也能叫出名字。

显然，作为一名校长，陈序经把整个康乐园当成自己的家，自己是一家之长，每一名教职工都是自己的家人。他对自己的家园呵护有加，他每天晚饭后都要在园内散步，总是循着一定的路线，一定的区域，分别去探寻视察或找人交谈。在探寻闲聊中发现问题，以便在行政会议上及时解决。

陈序经曾自豪地称康乐园是“大家闺秀”，而在他的眼里，北京某著名高校的校园只是“小家碧玉”。

## 七

康乐园至今已有105年的历史。1888年，美国传教士哈巴博士在广州创办格致书院。1903年，格致书院改名为岭南学堂。1904年，岭南校长美国人尹士嘉在广州河南康乐村购下一块地皮作为岭南学堂校址。此后，康乐园不断向周边地区扩大，终成今天规模。

在既往一个多世纪的历史中，康乐园不仅开风气之先，而且一直保持独立自主的学术精神，雄居南中国文化重镇之宝座，这一点值得每一位康乐园学子骄傲和自豪。

又见康乐园，我总会产生一些不同于学生时代的联想。生命是短暂的，陈序

经1964年奉调北上，任南开大学第六副校长，1967年在“文革”风暴中猝死。物有时会更长久，岭南大学的百年建筑经历过百年风雨依然屹立着，向我们昭示着这方土地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生百年，文章千秋。陈序经的人生和学术经历，陈序经留下的学术著作，也许能给我们更多的启示。



**又见康乐园（自序） / 1**

**引言 说不尽的“全盘西化” / 1**

**第一章 天涯海角 / 6**

海南陈家 / 6

懵懂少年 / 11

**第二章 南方北方 / 17**

从南洋到广州 / 17

康乐园里好风光 / 22

沪上求学 / 27

**第三章 美雨欧风 / 32**

负笈美利坚 / 32

在美国的社交与生活 / 37

执教岭南大学 / 42

再度留学 / 45

**第四章 教育论战 / 51**

父亲去世 / 51

关注大学教育方针 / 55

教育的中国化与现代化 / 59

## 第五章 全盘西化 / 64

“把中国民族从根救起来” / 64

广东的尊孔读经运动 / 70

驳“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 / 76

答胡适吴景超 / 81

答张东荪及其他 / 87

## 第六章 允公允能 / 92

私立大学的典范 / 92

南开经济研究所 / 97

## 第七章 都市乡村 / 104

质疑梁漱溟乡建理论 / 104

乡村建设运动的将来 / 107

国破山河在 / 112

## 第八章 弦歌不辍 / 117

西南联大最年轻的院长 / 117

在蒙自 / 122

旅行教授 / 126

战时困难生活 / 133

赴美讲学与研究 / 137

## 第九章 战后复校 / 143

胜利序曲 / 143

南开复校 / 146

与胡适先生论教育 / 150

## 第十章 重回岭南 / 155

张伯苓的选择 / 155

长校岭南大学 / 160

动荡中的发展 / 167

东北区 32 号 / 173

## 第十一章 谈笑鸿儒 / 177

陈序经与陈寅恪 / 177

“抢来”姜立夫 / 181

重建岭大医学院 / 184

不拘一格搜罗人才 / 187

## 第十二章 风云变幻 / 194

举步维艰 / 194

“美帝分子”撤离 / 201

岭南大学的终结 / 205

## 第十三章 连番风雨 / 213

“奴化了我国的青年” / 213

“还需学习涵养” / 217

“学术争鸣更重要” / 220

潜心著述 / 227

## 第十四章 归去来兮 / 236

再事行政 / 236

参加政协 / 239

最后的舞台 / 243

为暨大做贡献 / 247

## 第十五章 殒命北乡 / 255

南开“第六副校长” / 255

经历“文革”风暴 / 259

含冤去世 / 264

## 附：陈序经先生年谱 / 269

## 参考书目 / 272

## 后记 / 274

## 引言 说不尽的“全盘西化”

2003年是陈序经诞辰100周年，这年11月8日，南开大学举行纪念陈序经诞辰100周年学术研讨会，这是陈序经身后纪念活动的高潮。在此前后，陈序经的家乡海南文昌也举办过两次纪念活动。这些纪念活动及研讨会后都出了文集，书名分别为《东方的觉醒》、《东方振兴与西化之路》，从中不难看出，学界对陈序经的评价又回到中西文化论战的原点。

陈序经的“全盘西化”论，很长一段时期内曾被全盘否定，在大多数人看来，这似乎是他一生的“污点”。“文革”期间，陈序经被污为文化特务，当然也与他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学术观点有关。

1976年10月，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等“四人帮”被“隔离审查”，中国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1977年8月，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正式宣告“文化大革命”结束。此后开始全国范围内的拨乱反正，即为那些被诬陷、被迫害的“牛鬼蛇神”平反。对陈序经案的重新调查处理也被纳入议事日程。

1978年夏天，曾在西北某部队服役的翁绵毅被调到南开大学落实政策办公室，负责复查陈序经的问题。经过半年多的努力，陈序经的问题大致有了眉目，翁绵毅为此写过一段很长的说明：

第一，有人怀疑陈校长在解放前（于）西南联大任教时，参加了国民党。因当时系主任以上的人都得参加国民党。调查证实陈校长确（实）是没有参加国民党，宁可不当法商学院院长也不入国民党。陈校长这种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第二，有人怀疑陈校长1946年至1948年在南开经济研究所工作时，有文化特务嫌疑，参与镇压学生运动一事。经调查，经济研究所的国际交往是正常的劳动关系，正常的学术来往。陈校长是同情和支持学生运动的。

第三，有人怀疑陈校长在解放前1948年去岭南大学任职之事，是为美国大使司徒雷登所派遣的，是文化特务，是为破坏祖国统一，形成“南北朝”局面的一种组织准备。

经调查，陈校长是1948年6月至8月经广州岭南大学多次邀请，在当时南



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的多次劝告下去的，与美帝分子无关。而“南北朝”的论调出现在1949年初，两者时间不对，况且“南北朝”的提法，是美帝和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幻想，很短时间即破灭了。以上错误的怀疑是毫无根据的。陈校长在岭南大学期间，与美国基金会、董事会等联系，经查证完全是正常工作往来。有人说岭南大学有应变的特务组织，完全是诬陷。而是陈校长挽留了一大批著名学者、知识分子，使他们没有外流，安置了他们的工作，对国家是有贡献的，是为人民做了好事。

第四，解放后50年代初，岭大改组，陈校长在中大的工作及筹建暨大等工作中是拥护党的领导，服从党的调动安排，努力积极工作的，应给予充分肯定。1964年北调南开问题，有很多说法，说中央首长如何说……这次找到杨秀峰（曾任高教部长），他说：“其流传的很多说法都是不妥当的，当时中央有人认为，陈的海外关系很多，在南方工作不便，因此北调南大。”当时的情况是1964年强调阶级斗争已经过了头。陶铸是不同意的，但中央有很多压力，最后还是调了。陈校长服从了调动。当时有些看法，现在看来也是不正确的。陈校长的海外关系，大多是统战对象，都是我们的朋友，有联系也是正当必要的。总之，解放后，陈校长是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从各方面来看，陈校长对所接触的海外关系，还是很谨慎的。来找陈校长的人很多，里面有好人，也有坏人，我们从坏人的口供中没有发现陈校长有任何问题，反而说明陈校长还是有警惕的、有分寸的。

总之，陈校长在历史上没有任何问题，所有诬陷及不实之词应当全部推倒，应予平反昭雪。

第五，陈校长病故问题，陈校长在运动中虽然是病故，但当时的处境和性质完全是被迫害致死的，他的家被抄了，手稿及检查也被抢走了，并被赶到（面积）不到六平方米非常闷的小屋里，又不准在厨房做饭，被隔离监视，有病得不到应有的治疗，过早去世，完全是被“四人帮”迫害所致。其他的一切说法完全是造谣诬陷，应给以公正的结论。

翁绵毅对陈序经的家人还提到其他一些事情，比如他找到原教育部部长杨秀峰，查问陈序经背后的“黑线”问题，杨明确表示：陈序经背后没有黑线。又如有人说陈序经专写边界有争端问题的地方的历史，翁绵毅说：正因为有争议，所以难写，很多人不敢写，陈校长敢写，说明他有胆识，有水平。但是这一份调查报告，并没有提到“全盘西化”论问题。

关于陈序经问题的调查有了结果以后，南开大学提出，在天津市烈士陵园召